

名家

沧州的运河与黄骅港

杨献平

日光之下，河水蜿蜒，来得悠长，去得深远。粼粼波光，涟漪层叠，两岸建筑和柳树婀娜摇曳，清风如掬，借着激滟无形的水意，将凉意涂抹在人身上。我在其中，恍然置身于江南水乡。倘若不是知晓一点历史，断然不会以为这是一条人工河。沧州这黄河故地，因了运河的进入与弯绕，变得绰约自在、湿润妖娆。荡荡之水的弯绕、浸润与流灌，使得一马平川的黑龙港地区，太行山山前冲积扇缘，以及黄河、漳河、滹沱河、唐河与渤海冲积、海积湖积的大平原，从而拥有了刚劲的灵性与之斗折游走的柔婉气质。

这是2023年初夏，北上沧州，为的就是看运河。这一条河流，携带着南方地域的氤氲与繁茂，更承载了中国历史最伟大的大地构想与实践，从曹操北征乌桓开始，至隋唐时期规模恢宏，元明清再度修缮与引申，进而使得这泱泱北上的水流，呈现的是人类之于大地的相互依傍与因势利导的智慧，使得黄河与长江，两条母亲河实现了最伟大的沟通。多水的南方与少雨的北方血脉贯通，精神契合，使得中华文化真正凝结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庞然坚固整体。

从南川古渡码头乘船入河，船板缓行，原本平静的水面骤然热闹，鳞形的水波朝着两边分开。正值日光猛烈之际，每一朵浪花之中，都跳动着无数个太阳，清凉之气自运河之水的

腹腔之中，朝着天空腾越飞溅。坐在其上，沿着蜿蜒的水道，河边古渡之上，一幢幢的仿古建筑泰然矗立，有一些场馆与店铺，被槐树包围，柳树婀娜，万千绿丝若探水鱼钩，被风揉搓而又舒展。

路过马本斋塑像时，不免敬意丛生。沧州之地，向来以武术闻名，韩愈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沧州虽距离太行山较远，但也是幽燕之地，古为幽州、冀州、青州之属，《汉书·地理志》说，“勃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属幽州。”有关沧州的传奇，多与技击之术有关，与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等人齐名的大刀王五，其一生传奇，慷慨豪侠之为，也令人敬佩不已，追慕其风。《隋书·地理志》记说，“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襄国，其俗颇同。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

大水汤汤，运河泱泱。这不断北上的水，性情温和，风波不起，部分河段透亮鲜明，可数泥沙与碎石。有一部分岸边则长着成片芦苇，因为植物的浸泡，河水则显得青绿。路过几个码头的时候，不由幻想起沧州运河在昔日年代的不同景象，有人头攒动的市井之气，也有樯倾楹摧的风暴之时，有人的烟火缭绕与儿女情长，也

有万物生长、岁岁枯荣的自在、广袤和无穷。诗人瞿祐乘船至此，作《流河驿》诗说，“河水滔滔不尽流，今来古往几春秋。波涛不覆渔翁艇，馆舍常迎使客舟。青眼有情惟岸柳，白头无闷是沙鸥。从今解却尘缨去，一任沧波孺子讴。”这位杭州人，沿运河北上至沧州，再蜿蜒天津、北京等地，眼见两岸风景物产，周边民风世情，一连作诗多首，虽不怎么著名，但对于研究元明之际的沧州运河，当是很好的佐证史料。

而今我在沧州运河所见，倒是觉得他的另一首《青县》似乎更有味道，也和我在沧州的际遇与感受有更多的共通。瞿祐诗说，“来饮青州酒，先乘青县风。川原通赵北，境界入山东。摆设河鱼白，筵供野枣红。沿屯禾黍熟，饱饭乐年丰。”登岸之后，回望运河，只觉得这条河在沧州市区乃至整个北方，都是温驯的，也是柔韧的，她的贯通与滋润，使得少有大江大河的华北之地，苍茫之中有了细致，辽阔之间多了婉约。更重要的是，这水对于万物和人的世代哺育，体现的是华夏民族自古以来互通有无、相互支撑与团结的传统文化精神，以及“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的历史观。

烈日炎炎的沧州，因了运河，城中也多水泽之地，芦苇、菖蒲、野菊花等花草与杨树、柳树、榆

树、洋槐树等高低相宜、相得益彰。在运河古码头行走，可以真切感到干燥与湿润混合的气息，有鱼腥味，也有干爽感。再到沧州的田野，麦子已经收割，金黄的麦茬犹如遍地黄金，在日光之中辉耀天空。我没想到，这一片面积达7600亩的麦地，竟然是由旱碱地改造而来的，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作为，位于沧州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粮食对于每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民以食为天”不仅是一个大实话和真理，也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盛与安危。虽然烈日毒烈，但在盛产粮食的大地上，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与感恩之心。如《朱子治家格言》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黄骅市地处河北平原东部、渤海湾西岸。很多年前，我只听说过黄骅港，当时觉得这个名字有意思，但没有深究，也没机会来。这一次偶然的机会，却才知道，黄骅市原为新青县，1945年，冀鲁边区副司令员黄骅在此不幸牺牲，更名为黄骅市。至今我还觉得，黄骅市这个名字实在文雅，还非常雄浑。龚自珍《己亥杂诗》中说，“青山处处理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道尽铁血英雄之气与男儿豪情。站在黄骅港口，汪洋渤海，水天茫茫，天空幽蓝，碧海辉映，虽没有鸥鹭飞翔，却有森严整齐的港口设施，在大海之滨，以横空凌驾的气势，使得这北方之海，平添了现代与科学的基色。海腥味之中，眺望停泊的10万吨级别的大轮船，海天交会处正在作业的挖砂船，身后正在不断清洁的能源煤炭，以及全自动

装卸流程，第一次觉得，在沧州这个平原之地，也和蔚蓝色的大海进行着广阔的沟通，她背靠巍巍太行与繁华京城，面朝的是无际的世界，从某一种角度证明，这一个渤海之滨的港口，正在加速向现代综合服务港、国际贸易港转变。

回沧州市区路上，正是夜晚，不由想起伟大的运河及其开凿者，这贯通南北之水，开凿科学，气韵连贯。想起铁狮子，这一尊巍峨的铁质猛兽，是沧州文化标志，它和周世宗柴荣有关。而柴荣，也堪称一代雄主。《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如此说，“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可见其后世评价之高。而更令我骄傲的，柴荣乃是我那台先贤之一。在他领兵作战的故地，想起他短暂而又英勇有为的一生，有伤感，也觉荣幸。

我也知道，沧州铁狮子又名“镇海吼”，这名称，既是中华文化传承的体现，也寄予了天下美好、生民安泰的大愿。也想起人尽皆知的纪晓岚和他的《阅微草堂笔记》，这个说话口吃、好戏谑、不喜五谷、顿顿吃肉、抽烟厉害的《四库全书》总纂官，《清史稿》卷三百二十说：“哟学问渊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旨，始终条理，蔚为巨观。”沧州之地，历史的“沧海桑田”与当下对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建设发展有利协同与补益，运河的浩荡与平缓，既是古老的运载、灌溉与沟通，更是更为崭新的“开凿”“拱卫”与“创造”。



清风 王少华 摄

读城

窗生鸟鸣

吴相艳

谷雨时节，窗外传来杜鹃清脆的鸣唱，一声接一声，彻夜地唱，清亮地唱，一下子抓住了夜的耳朵，让梦境清亮无尘。耳朵被打开了，情思也活络起来。

何以“一鸟鸣而幽情生”呢？其实，中国人对花鸟鱼虫的好感，早就沉淀在精神基因里，堪称无缝不入。古老的歌谣《诗经》蕴藏着人与自然共情的人文情调，振翅的白鹭仪态万方，悲鸣的鸿雁哀哀独飞，五月蝉开始清音，六月莎鸡振其羽，七八月的时候蟋蟀还在田野嬉闹，十月便来到了床下开演唱会。声名赫赫的“诗三百”，仿佛不借花鸟草木之名，羞赧于开口吟咏，亦不足以体现中国人的风雅之情。国破家亡当头，号称“诗圣”的杜甫感时伤世、暗暗垂泪时，即便那些瘦弱的鸟儿，也跟着步步“惊心”。可见，悲天悯人的老杜先生不仅感动了李唐时代，甚至让万物生灵敏感而多情，花开花落、鸟鸣云飞，与人心自然而然地随喜随悲。中国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中藏匿的特殊力量，由一丝一羽或可窥见无限内涵。

当然，不是所有的鸟都那么善解人意。唐代诗人金昌绪写过一首《闺怨》，一只讨厌人嫌的黄莺儿，大清早便在枝头鸣叫，惊扰了女主人的美梦。爱人远在辽西战场，梦中缠绵，竟被瞬间打破。显然，鸟鸣如人语，都得安插在最合适时空，否则，再动情的歌唱，也难免戳破诗情画意的梦境。同样一声杜鹃啼，落魄的江州司马听出了啼血之悲，仕宦在外曾巩听了，反倒归心似箭；阵阵雁鸣伴秋风，有的耳朵酿出了思乡的苦酒，有的耳朵滋生了豪迈的诗情。

其实，鸟声亘古不变，变化的，只是情义浅深。鸟语人情，总归与时事相配。想起普希金那首短诗：“在穷乡僻壤，在囚禁的阴暗生活中，我的日子就这样静静地消逝，没有倾心的人，没有诗的灵感，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如今心灵已开始苏醒。”这种情怀与灵感、眼泪与爱情，与物质毫无干系，也许只因贴着窗户的耳朵忽有所闻，眼目便会弄湿翅膀。诗中真意，虽然来处各异，却都生于心灵最敏感之处。心灵秘境，往往会通过大自然的一声一形，渗入阳光。

郑板桥爱竹，喜鸟，却从不养鸟。他的养鸟之道是，让房前屋后树木成行、枝繁叶茂，引得百鸟群翔，待到梦醒时分，自有鸟鸣萦耳、羽翅乱飞……台湾作家李乐薇构想了自己的山中小屋，不养鸟，但每天有鸟语萦耳；不挂画，推门有幅巨画叫“自然”。这心灵栖息的“空中楼阁”，与

郑板桥的思想一脉相承。人居当中，“鸟国鸟家”自然天成，一觉醒来，耳畔鸟声清冽，啾啾频仍，心恐恐怕想不轻盈都难吧。

郑板桥养鸟，属于一种精神追求。一笼一羽之乐，带来的只能是感官之娱，而非心灵之乐。当以鸟之乐为乐，人心与鸟意在一个维度上飞翔，无需扬帆，精神之舟便可任意东西了。五柳先生一度“采菊东篱下”，看山间白云舒卷如画，听林中百鸟归巢，一个时代的文化灵魂，随即与自然化而为一。相对五柳先生“隐于野”的小隐，板桥先生“隐于朝”的大隐，则少了些许风轻云淡的洒脱。难怪郑板桥曾在衙斋种下许多青竹，这并非为了追求夜夜竹声的风雅，而是在一枝一叶中倾注了忧国爱民的真切情怀。

鸟鸣，勾连了天南海北不同人种敏感细腻的心思，人们把喜怒哀乐与这些天籁之声自然而然地关联在一起，构成了人鸟共情世界。譬如，若是秋风萧瑟，又赶上乌鸦“哇——”的一声助势，人心苦楚兀自多了三分凄惶；同样披着一身黑袍，乌鸦在日本人的心中，则有凛然不可侵犯的威望。据说，日本人喜欢张继的《枫桥夜泊》，主要是因为“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乌啼之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白鹤迈着优雅的脚步，从《诗经》里一路高歌，走进北宋名士林逋的梅园，走上了明清森严的朝堂。当高贵典雅、鹤立潮头被引申为“一品当朝”，身穿刺有仙鹤图案的朝服，成为读书人穷其一生追求的至高荣耀。谁又能想到，在浪漫著称的法国，法语仙鹤除了指鹤本身之外，竟然兼具“蠢人、荡妇”之意，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欢喜也好，厌恶也罢，人情移于鸟兽，有文化渊源，又似乎毫无道理，的确构成了不同国度、文化情趣的机缘巧合。备受文人骚客青睐的四声杜鹃有一个不讨喜的习性，它从不筑巢，产卵于其他鸟巢当中，让其他鸟妈妈代为育后。原来，偏爱做华丽的歌唱家，甚至装扮成“啼血”的悲情者，反在亲情方面极为寡淡。或许，只有这样，它才算一只有趣的鸟吧。所谓“物竞天择”，大概“天选”也隐含着自身的道理。

风熏熏地吹，阳光闪闪地亮，八月衔着七月的尾巴，黎明续着黑夜的丝弦。鸟鸣从青天垂下，心弦被无端拨动，情思暗生羽翼，那来自远古的传唱也悄然而起：“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这诗情画意间，便是灵魂的栖息之所吧，它们与自然万物同音同频，同喜同悲。

在场

一池碧荷沁心扉

李之玲

一朵荷花叫醒了一个季节，一池荷花芬芳了一个世界。勾一笔夏风，吹皱了一塘碧水，吹开荷叶田田，万绿流翠。满塘的梦幻细语掀起夏日的悸动，蜂蝶点荷，虫鸣蛙唱，蜻蜓倒立，鱼儿也龙门一跃。七分景，三分趣，大自然中那生命的律动与生机就这样一下一下叩开了盛夏的门楣。

一池碧水间，荷花一朵朵绽放。仔细观察，荷花、荷蕾、荷叶、荷茎、碧水，动静相间，浓淡相宜，在池塘里悠悠着千年的诗韵。荷露灵动可爱，随叶旋转，粒粒晶莹，将天地万物掩映成像，浓缩成一个个玲珑剔透的斑斓世界，呼之欲出，动辄藏匿，让人怦然心动、欣喜若狂。

风，携着荷的清爽，带着花的香怡，轻柔柔地抚摸脸颊，这感觉犹如游丝走肤，惬意得叫人不能自我。如此撩人，如此沁人心扉，万千的绚烂怎比得上这一抹淡淡的清新与雅致？一份妙不可言的情怀，悄悄流过心田，心也如这斑斓世界变得玲珑剔透，自己仿若楚楚动人的夏荷，迎着轻盈的风，飘逸在清幽淡雅空灵玄妙之中。

此刻，我把目光和灵魂交出，俯瞰碧卷绿舒中的静美，眼眸在荷塘里穿行。目光所及，色彩是那样生动。碧清的波光粼粼，油绿的青翠欲滴，粉白的清幽风雅，紫红的馨香远溢……满塘的荷，宛若衣襟般鲜艳夺目。风中飘来的是荷花的香，水中映着的是荷花的美。说不出荷的颜值究竟有多高，但辞海里那些清新美好的词语已悉数臣服。

也说不出荷的格调有多雅，但文人墨客的笔端已整体沦陷。其实，荷从来不缺诗词歌赋的隽永，因为她天然就是诗的化身。我觉得她适合凝视，需要月光，需要露珠，还需要一颗清凉的心与碧荷来一场心灵之约。轻依荷塘，把所有的喧嚣和嘈杂都分隔于荷塘之外，忘却尘世纷扰，滤去岁月沧桑，唯留素心一缕。我站在这里，她站在那里，用心开一朵花，一瓣一瓣地从心底放心。取点点清露，在花瓣上写一脉心语，不言风花，不说雪月，只写相遇的温暖和祝福。我在她的盛开中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无言间，蕊蕊的芳菲沁人心脾。

古往今来，荷向来都为世人所爱，她不仅有亭亭玉立的形态，明媚鲜艳的色泽，清新淡雅的芬芳，还有更深层次的意蕴和禅意。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洁身自好；那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通达刚直；那静守一方池塘与世无争的圣洁坦荡。如此的气节和品质不得不让人折服赞叹！

忽然，很想醉。为她昂首而立神韵飘逸的骨，为她出淤泥一尘不染的洁，为她纯美清新静默娇娆的情。岁月流逝，我们何尝不渴望那沁心的馨香洗涤洒满尘埃的心扉，何尝不期待纤尘不染的甘露来润泽疲惫的心田，又何尝不想保持内心那份纯净与丰盈？愿你我生如碧荷，不为恶境所动，不与百花争宠，喧嚣中寻一份静谧，热烈中觅一份清醒，兀自芬芳，以傲世的风骨，站成一道旷世风景。

汉诗

运河之子

王亚中

沧州，运河的孩子
经常被一声号子喊醒
迎着晨光，看一朵云在帆上升起

那些沧桑的岁月流转不息
通衢千里，明月浮沉
照见两岸蒹葭，一船欸乃声闻

不说狮风豪迈，不说武韵流芳
喝着运河的奶水，唱着古老的歌谣
以海的气魄接纳山的成长

清风楼上，可与八仙对饮
解放桥边，堪听约曼渔歌
闲观鱼跃，坐看云起，静赏流波

运河是有灵魂的，足以
涵养一头雄狮的精神
在河海之间镇守明珠的底色

运河是有生命的，足以
活化林立的帆樯以及朴茂的村庄
在奔涌的涛声中倾听大地的脉搏

运河水是有光的，这光
连接天地，照亮沧州子民
和着日月星辰，共享沧海繁华

当高铁联通未来
运河复活于当下
一艘游轮装不下千载情怀

所有的感慨都将升华
所有的祝愿都将起航
运河的孩子，已经长大

传说

泊头泥人

周宝忠

泊头市是中国北方著名的泥人之乡，其规模和影响力，远大于白沟泥人、玉田泥人、保定泥人。一年四季，只要运河不结冰，南来北往的客商通过运河来泊头批发泥人，逢五排十大集，更是人山人海，交易活跃。闻名的泊头泥人，是怎样落户于泊头，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这里面有一个神奇的民间传说。

不知什么年代了，有的说是大清年间也有的是民国年间，运河里出了一条黑黑的大蛟龙，时常通过连接运河的几条大河兴风作浪，特别是新桥的驿水河，更是黑恶龙出没的地方。黑恶龙要么吞吃幼童猪羊，要么发大水冲垮河堤，淹没村庄良田，可害苦了这方百姓。

当时人们无计可施，就听信巫婆神汉的话，在河堤上不停地烧香磕头上大供。为了表示虔诚，还将猪羊牛马之类的活物摆供，乞求黑恶龙放过这方百姓。然而这条黑恶龙根本不买账，纳享了百姓的贡品后，依旧祸害百姓。这可怎么办呢？百姓们无计可施，只好乞求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降服这条恶龙。然而观音菩萨迟迟不肯显灵。

话说有这么一天，一位云游僧人来到了驿水河边，看到这个场景后，双手合十，说声“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之后大手一挥，说声“来！”顿时衣袖中抖出一堆泥人来。这些泥人有拿刀的拿剑的拿棍的，还有拿双斧的，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人们仔细一看，嘿！这不是水浒一百单八将中的人物吗？云游僧人将这些泥人头冲大河，一一摆好放在了河边。说来神了，刚才还波浪翻滚的河水顷刻间平缓了下来。

百姓们见此，如同见到了活菩萨，赶紧跪地磕头，乞求僧人救苦救难，降服黑恶蛟龙。僧人微微一笑，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说声“来！”顿时眼前出现了一堆泥巴。僧人指着眼前的这堆泥巴说道：“黑恶龙最怕水浒一百单八将，你们就塑上这些天罡地煞星来震慑黑恶龙吧！”说完，化作一缕祥云缓缓飘向空中。百姓们如梦方醒，哦，这不是观音菩萨显灵来搭救这方百姓了吗？！赶紧跪地磕头，冲天拜谢菩萨。

从此之后，人们便按照观音菩萨的指点，用泥巴塑造水浒一百单八将，摆放在河边镇妖。这些天罡地煞塑得栩栩如生，个个活灵活现，站在水边，犹似神兵天将。说来神了，从此后，黑恶龙再也没有出现。附近几条河流的百姓听说后，纷纷效仿，塑造出水浒一百单八将，摆放在河边。至此，泊头驿水流域一带开始塑造泥人，泥塑之风开始慢慢兴盛起来。

人们塑造泥人，开始是为了镇妖降怪，在塑水浒人物的过程中，慢慢走向了日常生活。渐渐地，泥塑的人物如玉皇大帝、钟馗、关公、尉迟恭等走入了庙堂神龛，泥塑的猪牛羊等动物走向了祭祀场所。随着需求量的不断加大，这些泥塑品便走向了集市，开始了交易。随着市场的需求变化，儿童玩具的特征进一步凸显出来。

泊头当地就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寺门村的娃娃，黄屯的鼻（哨）儿，范庄的小簸箕儿，拿手要数三痴斋（西军村）的小泥人”。那时候，泊头附近的农村都以家庭作坊式来制作泥玩具。在泊头运河岸边，曾经有一个“娃娃市”，相当大，当时在华北地区非常有影响。连北京、天津、河北境内及山东、东三省的泥塑商人都来此批发泥人。当时泊头的寺门村、黄屯、范庄、西军几乎家家都在做泥人。“寺门村的娃娃”，最大在一尺，以模具翻制，题材多以财神、寿星、观音菩萨和戏曲人物为主。在造型施彩方面，“寺门村的娃娃”一直沿袭泊头泥娃娃的特点，一面（正面）造型五彩缤纷，另一面（背面）无造型，平涂绿色、灰色、紫色等暗一些的颜色。精致与简约并存，深受人们喜爱。黄屯的泥鼻儿（泥哨），是三角鼻儿，有三个眼，一个眼儿用米吹，两个手指分别捏住其他两个眼儿，如果技艺纯熟的话，还能吹奏出完整的曲子。

笔者老家南皮县，小时候这些玩意都曾玩过。这些东西，都是拿家里的破烂儿从货郎担那儿换的。货郎的“破烂儿头发吹，换娃娃啦……”悠长的吆喝声至今记忆犹新。泥鼻儿有的施彩、有的不施彩，造型朴拙，皆为纯手工制作。当时的捏泥鼻儿，又被叫作扎泥鼻儿，据说当时的泥塑艺人，一小时能扎近70个泥鼻儿。即使这样的速度有时还供不应求，可见人们的喜爱程度。范庄的小簸箕儿现虽已不再生产，但在当时也是深受孩子们喜爱的。由此可见，当时的泥塑作品是何等的辉煌、何等的有市场。